

诗行汝州 春色满园

◎孙利芳(河南汝州)

绵绵意境之中。

汝瓷,位于宋代五大名瓷之首。那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的一抹天青,那“似玉非玉胜似玉”的高洁高雅,那“青如天、面如玉、蝉翼纹、晨星稀”的细腻高贵,醉了人心,醉了江山。乾隆皇帝对汝瓷爱不释手,留下了十多首关于汝瓷的诗篇。谭晶的一首《汝瓷赋》更是将汝瓷的美丽、汝水的深情,唱红了大江南北。雷抒雁、贺敬之、鲁慕逊……他们用诗意叩问那一抹天青后的神秘力量,也让汝瓷走进千家万户。

千年古刹风穴寺(又名香积寺)更是文人墨客吟咏的佛教圣地。元结、王维笔下的风穴寺,不仅有佛的恬静,更有古寺的幽邃。漫步风穴寺,一首首诗词浮现于脑海,让我们的心境宁静淡然,让我们的生活娴适浪漫,让我们的灵魂豁达博爱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漫步刘希夷的墓园,不知是他的才情惊艳了亭亭玉荷,还是莲的清雅浸润了他的悠悠诗篇。那一句千古绝唱,在汝河儿女的心头荡漾;那清雅的诗风,依旧在汝州大地激荡。

汝州温泉,更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。“寂寥夜壑响遍幽,百道泉从涧底流。晓色乍晴还乍雨,晨光宜夏更宜秋。红云俄见腾千丈,碧月犹看印一钩。遮莫瞳胧辉映处,蓬蓬活水认源头。”温泉晓雾是古代汝州八景之一。每当旭日东升,无数泉眼喷洒出热汤,朝霞透过

水雾倾洒进来,乍晴还雨,整个村庄树木都笼罩在一片云蒸霞蔚之中,如梦如幻,绮丽旖旎。宋之问、张绍文、鲁慕逊等纷纷放歌汝州山水,当代诗人贺敬之来到温泉疗养后写下了“汝州温泉天下优,地心人心贮暖流。泉水疗我半生疾,春风减我世风愁”的诗篇。

刘禹锡、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王昌龄、孟郊,历代文人墨客为这片神奇的土地所折服,留下了千古绝句。

这是一片诗意荡漾的大地,这是一片诗情弥漫的丛林。行走汝州,你会发现,山水间处处有诗歌的足迹,古往今来时有诗歌的吟唱。

如今,在新时代的征途中,这片诗意的大地再次绽放诗歌的力量。汝州的文化社团在汝州市委、市政府的指导下,以文化为引领,积极举办各类文化活动,开展经典诵读、读书会、朗诵会、文学采风创作、文艺大讲堂等活动。汝州市先后编辑出版了《汝海》《菊·莲》《汝州诗词》等刊物,开辟了汝州文艺、汝州作家、汝州诗词公众号等媒体平台,用文字引领人们的道德素养,用诗歌提升人们精神生活的品位和质量。

诗歌之花,犹如满城飞花,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绚丽绽放。诗歌之城,正从《诗经》里款款走来。

汝水一湾,锦绣两岸,诗歌春天,花开满园。



我的读书生活

◎静远(河南平顶山)

那天是我五十八岁生日,早晨起来,吃完妻煮的庆生蛋,随后便和往常周末一样,一杯水、两本书,三五步信步白龟湖畔,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生活。

信步行至翠竹掩映、绿草如茵之处,抬眼风摆杨柳,摇曳生姿;远望荷叶田田,兰草如碧;耳边鸟唱蝉鸣。颇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。席地而坐,所有的不快,所有的尘俗,似一江春水,都离我远去。

读了一会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,想起了国师师兄的评点,不禁让我又有了动笔作文,回忆往昔的冲动。

1979年高考,我被一所中专录取,在郑州念书时,曾去郑州大学拜访同学,那恢宏气派的校牌让人心生敬仰,也更觉自惭形秽;院内学子一举手、一投足,尽显天之骄子风采,中午食堂的一顿捞面条更让我至今难忘。只觉得郑大的一草一木都比我们学校的绿,教室操场也比我的学校高大上,记忆中留下的全是对大学的羡慕和敬仰。

上班不久,在报纸上看到中央电大招考文科专业的消息,我就像抓住了一根稻草。开学后,虽有市内高校名师点拨,但校园内毕竟无大学浓厚的文化氛围,无图书馆,无阅览室,无文化艺术哲学讲座,无师生同窗之间的交流,大部分时间还是靠自学。幸运的是所用教材均是北大的、复旦的,由于同学年龄相差悬殊,师兄师姐丰富的人生感悟也让我受益匪浅。那几年,白天工作,晚上和周末听课、自学。市工人文化宫的晨曦、平顶山饭店后院木槿花丛中的小径、尚未修整的湛河堤,都成了我读书的地方。现在想来,自己当年还是幸运的。

工作十多年后,我到一家中型企业做管理工作,重点分管财务会计部门。这时我的会计业务已丢下十年之久了。单位财务科科长的情況介绍,让我感到了逼近眼前的危机。妻子为圆大学梦黎明漏夜自学中医大学教材的榜样力量,让我下定决心考证。每天披星戴月,下班后直奔辅导班,回家后复习至深夜,几次想放弃,几次再出发,我终于在1994年拿到了会计师证书。过往的实践经验,加上不断的知识补充,让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,也真实感受到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含义。

众人皆知开卷有益,在我看来,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读书明礼知仁,读书知行,知可为不可为,还可校正自己的人生方向,读书犹如修禅打坐,既可清净内心,又可延年益寿。

有熟人觉得我的工作生活职业都不错,我自己也很知足,原因很简单:有书可读。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创造了读书的条件,也感谢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我读书的机会。

黄庭坚何处“解征鞍”

◎刘玉美(河南平顶山)

黄庭坚熙宁四年的在叶诗《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》云:“县北县南何日了,又来新寨解征鞍。山衔斗柄三星没,雪共月明千里寒。小吏有时须束带,故人颇问不休官。江南长尽销云竹,归及春风斩钓竿。”

写诗人忠于职守,为执行公务奔波于县北县南,一日下来人困马乏,疲惫不堪,只得冒着大雪来到新寨解鞍歇息,此时山衔北斗、三星隐没,夜已经很深了。

读这首诗,人们很容易会问:“新寨在何处?”

在另一首《新寨饯南归客》诗题下,任渊、史容注:“《元丰九域志》卷一载,京西路,颍昌府郾城县有新寨,驰口二镇。”宋代任、史注释的《山谷诗集注》是最权威的模本,其他诸本对“新寨”均无解读。但对这则题下注释,我疑有误,原因有三:一是郾城县新寨镇(今漯河市源汇区境内)北宋时期并非叶县辖属,郾城属京西路颍昌府,叶县则属京西

北路汝州直隶州(直隶州和府是同级别),诗人作为叶县之尉,绝不会跑到自己辖区外的郾城县去执行日常公务;二是郾城县新寨镇距叶县城(今平顶山市叶县叶邑镇旧县村)百余公里,疲惫了一天的黄庭坚根本不可能与其随从冒大雪星夜至此;三是郾城县新寨镇在叶县东边,这与“县北县南何日了,又来新寨解征鞍”的诗意也不相合。

那么,黄诗中“新寨”究竟在哪儿?

书山有路,寻寻觅觅。南宋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(简称《会编》)点破了这一谜团。其卷八十八中记载:“襄城县至汝坟镇四十五里,汝坟镇至叶县四十五里,叶县至新寨镇三十六里,新寨镇至方城县四十五里。”由此推断,山谷诗中的新寨应该是《会编》记载的这个新寨。

然而,今叶县区划并无“新寨”一名。黄庭坚“解征鞍”的新寨到底在何处?为解此惑,我们还是从《会

编》的记载中查寻蛛丝马迹。

《会编》的上述记载,传递几点信息:一是从“襄城—汝坟—叶县—新寨—方城”这条由北至南的“宛叶古道”看,新寨应在叶县城之南;二是新寨恰为“宛叶古道”上的一个节点。另外,由诗中“山衔斗柄”知,新寨夜晚北望,可见连绵的山峰。根据这些信息,笔者认为:黄诗中的新寨应在今平顶山市叶县保安镇南寨河附近。因为南寨河今距叶邑镇25里左右,且在“宛叶古道”上,再往南不远就到南阳方城了,又南寨河西北就是马头山,北方是花山,这些都与《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》诗的意境相合。

至于为何叶县现在没有了“新寨”的名字,或与朝代更替地名变迁有关。“又来新寨解征鞍”,看来黄庭坚不止一次至此,巡视官员亦不可能一次次住百姓家,因此新寨或许原本是个官驿,之后随朝代更替废止了。

稿约

追寻乡土文化根基,采撷鹰城往事遗珠。平顶山晚报副刊《鹰城风物》栏目主要刊登描写本地岁时风土、民俗风情、古建遗存、饮食游乐、文人雅趣、世相风物的稿件,期待本地文友、鹰城游子赐稿,稿件要求千字之内,行文有趣。投稿邮箱:wbfk@pdsxw.com